

聊齋誌異



二十四卷抄本

聊斋志异

(共四册)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82印张 8插页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5,500

书号 10206·6 定价 9.8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聊斋志异》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集。作者蒲松龄（公元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年），山东淄川蒲家庄（今淄博市）人，字留仙，号柳泉，世称聊斋先生。他的作品除《聊斋志异》外，还有《聊斋诗集》、《聊斋文集》和《聊斋俚曲》等著作。

蒲松龄二十岁左右开始创作《聊斋志异》，成书在四十岁前后，以后又不断增订、修补，年五十始写定。在这样漫长的创作过程中，一人竟传写，远迹借求，流布很广，所以《聊斋志异》版本较多。在赵刻

本（青柯亭本）之前，还有不少抄本流传。我们于一九六二年，在距蒲松龄家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所发现的这个二十四卷抄本，就是《聊斋志异》的重要抄本之一。

二十四卷抄本出自一人手笔，字体工整，文中有为改正笔误而挖补的痕迹，但无有关抄写、批校和收藏的印记和说明。此抄本除「弘」字缺末笔为避乾隆讳外，其他清代诸帝讳，均不避。卷末新城王士正、淄川张笃庆、济南朱湘的题诗，一般本子皆有；钱塘包薰、金坛王乔的题诗，除此抄本外，仅见于王金范刻十八卷本，但缺王金范刻十八卷本中王约轩、包耀等四人的题词题诗。钱塘包薰于乾隆十三年（一七四八）

任长山典史。王金范十八卷本刻于乾隆三十二年（一七六七）

（王金范刻十八卷本《聊斋志异》）

昇》，内封题：「乾隆丁亥孟夏新铸」，「介景堂藏板」。

据此，二十四卷抄本很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（一七五〇）至三十年（一七六五）间；也可能是道光、同治年间，根据乾隆年间的抄本重抄的。

二十四卷抄本同铸雪斋抄本比较，所收篇目有如下不同之处：

二十四卷抄本共四百七十四篇，其中有《龙》二篇：第一篇包括三则，第二篇一则；《王桂庵》、《寄生附》作一篇。铸雪斋抄本有目四百八十八，但有目无文者凡十四，实有文四百七十四篇，与二十四卷抄本篇数相等。二者的差别是二十四卷抄本较铸雪斋抄本多《鹰虎神》、《放蝶火驴》、《某乙》、《医术》、《夜明》、《夏雪》、《周克昌》、《钱卜巫》、《姚安》、《采薇翁》、《公孙夏》、《人妖》、《丐仙》等十三篇；

又多《盗户》中「章丘漕粮徭役……」一则，《齐天大圣》中「此吾弟……」一段，《三朝元老》中「洪经略南征……」一则，《连城》、《李公》、《伍秋月》、《郭生》、《折狱》、《乐仲》、《画壁》、《龙戏珠》、《王成》、《花姑子》等篇中「异史氏曰」各一段；《口技》、《阿霞》、《狐联》、《张贡士》、《侠女》、《张诚》等篇中王渔洋评语各一则。

二十四卷抄本较铸雪斋抄本缺《产龙》、《龙无目》、《龙取水》、《螳螂捕蛇》、《傅氏媼》、《缢鬼》、《阎罗》、《杨千总》、《瓜异》、《牛犊》、《李檀斯》、《蚰蜒》、《商妇》等十三篇。此外，又缺《梦狼》中「邹平李进士匡九……」一则，《嘉平公子》中「有故家子……」一则，《张贡士》中「高西园云……」一段，《拆楼人》、《僧孽》、《潞令》中「异史

氏曰「各一段」。

二十四卷抄本与铸雪斋抄本对比，二十四卷抄本缺少的篇章，基本上是所谓「单章只句」、「意味平浅者」，可见于其他刻本的；二十四卷抄本多出的篇章，则篇幅较长，而更重要的是多出了一些思想内容较为深刻的相当有分量的作品。

二十四卷抄本、铸雪斋抄本、赵刻本与手稿本异文对比：以手稿本第一册为例，全册六十四篇，其中为二十四卷抄本、铸雪斋抄本和赵刻本所共有的，计五十八篇。各本和手稿本的异文，约计：铸雪斋抄本五百七十多处，赵刻本四百五十多处，二十四卷抄本四百七十多处。二十四卷抄本比铸雪斋抄本似更近于手稿本。二十四卷抄本与赵刻本对比，

多异文约二十处，似不及赵刻本接近手稿本，但赵刻本的异文，有些是出于刻者的删改，因而损害了原作的真实性和思想性。

赵刻本佚文最多，其删弃部分，多被段雪亭收入《聊斋志异遗稿》。其中为二十四卷抄本、铸雪斋抄本和手稿本共存的篇章，计有十二篇。以手稿本为底本进行核对，铸雪斋抄本有异文六十三处，遗稿本有异文四十六处，二十四卷抄本异文最少，只有三十一处。以此推断，二十四卷抄本似应最接近于手稿本。在手稿本很不完整的情况下，它显然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。事实上，在不少地方，二十四卷抄本不仅能单独校正铸雪斋抄本或赵刻本，也可以兼校这两种重要版本。

总之，二十四卷抄本的发现，为《聊斋志异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。为此，我社特影印出版，以饷读者。

齐鲁书社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序

誌而曰異。明其不同於常也。然而聖人曰。君子以同而異。何耶。其義廣矣大矣。夫聖人之言。雖多主於人事。而吾謂三才之理。六經之文。諸聖之義。可一以貫之。則謂異之為義。即易之

冒道無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義。克己復禮。足為善人君子矣。而陟降而在帝左右。禱祝而感召風雷。乃近于巫祝之說者何耶。神禹創鑄九鼎。而山海一經。復垂萬世。豈上古聖人而喜語怪乎。抑爭子虛烏有之賦。以

預為分道揚鑣者地乎。後世拘墟之
士。雙瞳如豆。一葉迷山。目所不見。率
以仲尼不語為辭。不知鷁飛石墮。是
何人載筆爾爾也。倘概以左氏之誣
蔽之。無異掩耳者高語無雷矣。引而
伸之。即閭闔九天衣冠萬國之句。深

山窮谷中人。亦以為欺我無疑也。余
謂欲讀天下之奇書。須明天下之大
道。蓋以人倫大道淑世者。聖人之所
以為木鐸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。則雖
言孔子之所不語者。皆足補功令教
化之所不及。而諾皋夷堅。亦可與六

經同功苟非其人。則雖日述孔子之
所常言。而皆足以佐慝。如讀南子之
見。則以為淫辟。皆可周旋。泥佛胖之
往。則以為叛逆。不妨共事。不止詩書
發塚。周官資篡已也。彼拘墟之士多
疑者。其言則未嘗不近于正也。一則

疑曰。政教自堪治世。因果無乃渺茫乎。曰。是也。然而陰陽上帝。幽有鬼神。亦聖人之言否乎。彼彭生覲面。申生語巫。武曌宮中。田蚡枕畔。九幽斧鉞。嚴於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。以報應之或爽。誠有可疑。即如聖門

之士。賢雋無多。德行四人。二者夭亡。
一厄繼母。幾乎同於伯奇。天道懵懵。
一至此乎。是非遠洞三世。不足消釋。
羣憾。釋迦馬麥。素盞人瘡。世亦安能。
知之。故非天道憤憤。人自憤憤故也。
或再疑曰。報應示戒可矣。妖邪不宜。

黜乎。曰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。無所不
有。古今變矣。未可舟膠。人世不皆君
子。陰曹反皆正人乎。豈夏姬謝世。使
儕共姜。榮公撤瑟。可叅孤竹乎。有以
知其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。人鬼頗
同。不則幽冥之中。反是聖賢道場。日